

## 川普的總統任期可能結束了，但川普主義還在（下）

即便川普已非國家元首，學界仍在設法對付種種後遺症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高等教育不太可能因為政治的反對聲浪而重新思考多元文化課程或身分相關組織的價值，這已經是現代開明大學教育的核心。許多教授主張，這類課程與團體並不是為了政治正確而出現，其目標是矯正過去高等教育在種族、性別及性傾向方面的失衡。范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歷史及公共政策系副教授克理斯多福·洛斯（Christopher P. Loss）指出：「高等教育出現的三百年以來，校園中唯一的身分政治就是白人男性的政治，而自 1960 年代起的變動其實都是為了制衡這種霸權。」

洛斯進一步表示，高等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由白人男性建立、供白人男性就讀、研究白人男性思想的機構。一直到最近才開始出現深層的改變，逐步建立出一個更具代表性且公正的機構。」

然而，川普執政的這四年來，高等教育處於被動，而矯正社會弊病的說法，就算外界沒有嗤之以鼻，也將受到更嚴格的檢驗。洛斯坦承：「我們宣揚的理念，買單的人不多。雖然我們高度重視自己的專業，不過一出了校園，或是離開飯店會議室、Zoom 視訊會議，對多數美國人來說，我們的想法就只是少數人的意見而已。」

矛盾的是，反知識精英的川普主義反倒給了這些知識分子論著的題材。川普上任促使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理論家大衛·勒鮑（David B. Lebow）發表一篇題為「川普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性的辯證」的期刊文章，作者主張川普具有法西斯主義者的特質，利用人民的經濟不安及「心靈的無家可歸」來達到極具破壞性的政治目的。

勒鮑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威力來自強化「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區別，例如保守與自由、鄉村與都市、白人與黑人、教育程度低與高。勒鮑表示，把知識精英當作罪魁禍首，討論就不會深入談及真正帶來困頓的經濟結構。

這些後遺症並不會隨著川普總統任期結束而消失，勒鮑指出：「拜

登上任後會重新擁護知識與真相，不過假新聞等種種還是會持續出現，只是變得比較低調，不再有美國總統發推特胡說八道，可是 Facebook 群組、Twitter 中還是有上百萬人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這不會因為拜登上台而改變。」

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校長麥可·羅斯 (Michael S. Roth) 過去四年來對川普的批評沒有少過，他表示「川普的惡意」將任何理性的政治反對意見都貼上潛在的種族主義標籤，因此難以進行文明的政策辯論。羅斯指出：「很多事情是明理人都會反對的，但川普成功把這些意見汙名化。」

政治對立加上疫情蔓延，為大學建立社群的目標帶來極大考驗，不過衛斯理大學的表現讓羅斯感到欣慰。校園中人人戴著口罩、隨時保持社交距離，這樣的場景和一年以前大不相同，但也不是面目全非。儘管師生擔心疫情且處處受限，但他們還是找到繼續過日子的方法，劇院、表演、上課等活動在衛斯理大學中仍持續進行。

羅斯表示：「如果富有的人說：『我才不管政治』，我只要顧好自己的花園、交響樂 (或其他私人興趣) 就好，國家的未來不關我的事，這樣很危險，歷史不乏這類故事。我們必須站出來，提醒人們，政治可能令我們心灰意冷，但要讓國家進步，我們就必須傾聽鄰居的聲音、對社群福祉做出貢獻，只不過這樣的行為在今日格外困難。」

撰稿人/譯稿人：Jack Stripling /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11.6). Trump's Presidency May Be Over. 'Trumpism' Is No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rumps-presidency-may-be-over-trumpism-is-not>